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俗話傾談 第六卷

好秀才 昆陽縣附城地方，有一人姓曾，名恭禹，家資數乾。結髮之妻顏氏，生一子，名叫亞成。養至七八歲，值明朝天啟之時，地方盜起，不幸遭亂，妻子被賊捉去。亂定之後，續娶一個填房孔氏，又娶妾楊氏，妻生三子。妾又生三子。論起層次，長子亞孝派第一，亞忠派第三，亞信派第四，此三個仔，俱係正妻所生。亞悌派第二，亞仁派第五，亞義派第六，此三個仔，俱係妾氏所生。六個仔，名為孝悌忠信仁義，六個字俱是好字眼，似乎一家都是好人矣。（六個仔，其父時時叫。六個字之好，其父未必時時講也。可惜可惜！）六個仔之中，惟亞悌係秀才，果然好人品，依道理而行。其餘五子，俱是惹是招非，而性情暴戾者也。

世有改其子之名叫做亞善，未有叫做亞惡者。有叫做亞良，未有叫做亞匪者。猶之乎改個堂名，有的叫做積善堂，有的叫做種福堂，諸如此類，不可勝計也。既稱積善，自問一年積得幾多呢？既稱種福，自問一世種得幾多呢？若非積善而自認積善，並無種福而自認種福，則是欺人騙人，而並欲以自欺自騙也。

有時對人曰：「我一世啥好講大話。」如此重，唔係講大話麼？或有寫積善堂，其實好積惡，寫積福堂，其實好種禍，即繫掛家用招牌而專好賣假貨也。

其後，曾恭禹因病而死，眾子相聚守喪。將入棺時，死者眼中淚如湧出，眾人看見個個皆驚，以為奇怪。亞悌秀才曰：「父入棺而出淚，必有不祥。父親知我兄弟平日好鬥，將來必有禍患，故雖死不安而流淚，告我眾兄弟務宜一團和氣，忍事為佳，免父在九泉猶難閉目。」各兄弟笑曰：「你勿講得咁廢，唔關個的事，總係喃魔先生擇時辰，唔得乾淨耳。」殯葬既畢，兄弟分產異居。亞孝自高自傲，以亞悌、亞仁、亞義係庶母所生，不以骨肉相待，作佢為低一格而卑賤之。結理亞忠、亞信，作為一黨，話：「我三兄弟係大婆仔，佢三個係妾氏仔，就欺佢打佢，都唔奈得我乜何？」（果然好亞哥、好帶頭、好倡率，所謂一隻牛唔好，攪壞一欄）亞忠、亞信亦以為然，好似狐假虎威，狼跟豺尾。有時客來探，到開筵飲酒，亞仁、亞義經過堂下，不叫一言。仁、義忿告亞悌曰：「豈有此理！咁無情份，唔通兄弟不如外人，朋友尚且交杯，而細佬行過，竟然不恤。

佢不以為我為弟，我亦不以佢為兄，不如我三兄弟，亦聯理結為一黨，共佢相抗。況且我二哥係做秀才，斷唔輸得過佢。」亞悌勸曰：「細佬，唔係咁講，佢做亞哥唔明，我忍讓下佢，世界事情有乜緊要呢？路上相逢，尚且讓人三步，何況自己兄弟，講乜冤仇呀！細佬之言，我不從你。」（真正好秀才，曉得大道理，心內有主張，不愧讀書人本領）亞仁、亞義年紀尚輕，因亞悌之言其意亦止。

又說亞孝，有個女嫁縣城外姓周。亞孝誣賴親家，話唔醫理佢女，以至於死。喝起兄弟子姪及潑婦等，去捉親家婆，要打過以消此恨。又話亞悌曰：「你做個秀才，份外有的膽色，你都要去，唔好延遲。」亞悌諫曰：「佢做家婆，豈有唔愛新婦之理？請醫下效，難以挽回。今糾率多人捉他凌辱，你做得出，難對鄉鄰，叫我同行，我斷不去。」（唔係怕事，總係怕羞）亞孝曰：「細佬，你勿去咯，我估你做秀才，幫得下手，（幫你欺人麼）誰知唔做得料駛，在你三分責，一片講執滯，我話你係廢。」

亞悌個的廢法，正是超群脫俗，高出庸眾之流。

豈同砧板蟻、溝渠鴨、臘豬頭、烏龍尾，遇人有的小事，便想插身入內，挑三撥四，作浪生風，講過身本領，兜錢入荷包麼？由是不聽亞悌之言，叫齊忠、信、仁、義與子姪等，及族中無賴之徒，去捉周氏親家婆，拳打腳踢。有的去打爛水缸，有的去打穿米塔，有的去打崩飯鑊，有的拈斧頭砍破大門，有的執竹篙搗掃屋瓦，打得穿崩破爛，好處無存。眾等歸來，盡情投告，亞孝拍掌跳起曰：「好呀！好呀！將佢家私什物散清，都係爽呀！」

將彼家私盡挫磨，不知爽法又如何？

貪涼愛食生蘿蔔，只怕他時肚痛多。

亞悌聞之，緊皺雙眉，搖頭歎曰：「你係爽咯，難為人苦得淒涼呀！」

鄉村間，或遇婦女投河弔頸，服毒身亡，其外家係好風俗、識情理者，可安然無事。若遇恃蠻恃惡之村，一聞此事，便多糾率多人，叫齊個的強橫後生、撒潑婦人，疏者認為至親，遠者認為至近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如黃蜂出洞、猛虎下山，擦掌磨拳，呼天震地，大聲叫曰：「各人整定身勢，今日去擺人命呀！」（東蕪叫做食臘鴨飯）有肉食，有錢使，不論三七廿一，真假虛實，總之，要蠻可以做得。其中又有一兩個攪屎棍、風爐扇，曉作幾句狀詞，識得幾個差役，自認有膽有識，村中稱佢做師爺，遂做主謀，從中撥弄，而一隊烏鴉黃雀飛去尋食矣。去到死者之家，如雀鳥歸巢、鵝鴨到埠，墟咁嘈嘍咁跳，話逼死佢個女、逼死佢個妹、逼死佢亞姨，詐哭得嗚嗚含悲，似切切擠擠擁擁，風起塵飛，要捉死者之家婆抱屍，要捉死者之丈夫毆打，有的想牽牛，有的去捉豬，連雞仔雞母都煮熟食，又嫌豉油咸，又嫌燒酒淡，又嫌豬肉肥。食完之後，各派封包，有的嫌輕，有的嫌少，認到至親至切，好多眼淚都無。

一言不合，一事不週，即拋棄家私，毀破物件，要旁人講許多好話，要苦主認許多不是，要自己兜許多錢銀，尚詐作忿忿不服，其實欣然想去矣。腸肚飽矣，荷包重矣，隨路行，隨路講，隨路笑矣。平日與彼處眾相熟者，到此時亦不知丑焉，平日各稱為好相與者，到此時亦作反蠻焉。嚇嚇，真奇怪也！婦女未死之先，或饑寒，或愁苦，為何無人來照顧？或死亡，或孤寡，未必咁多人哀憐。一聞自盡輕生，你代不平，我更不服，虎威而至，蜂擁而來，如官差之來辦大案，似盜賊之搶劫民房，無法無天，成何世界！獨不思自盡輕生，就架起大題，話翁姑逼死、丈夫治死。在翁姑豈有唔愛新婦？丈夫豈有唔愛老婆？不過因家庭細故，口角相爭，衣食之需，勤懶碎事，遂至你言我語，各負不平，怨怒憎嫌，私懷己見。

為女子者，曉得身為婦道，應當孝順翁姑，內助之賢，必要無違夫子。就是諸多屈抑，還須自解，愁懷極地艱難，都望後來好處，何必一時忿氣，斷送終身？試思父母生你以來，費盡多少心血，用盡多少錢財，而後長大成人，嫁你作安身之計。

早知你如此忘恩負義，不記父母劬勞，何不於你初生之時，投之河海，省了許多辛苦，免得今日眼水長流也。你話屈氣難當，怨翁姑刻薄你，怨丈夫難為你似也，亦不過有時罵之，有時打之而已，安知自己盡合乎道理麼？其打罵也亦一時暴氣耳，過後可相忘，非真有用繩勒你頸，拖你推落塘，捧毒灌你口，如此逼法也。若非如此，不得謂之逼你之死也。非逼死也，自尋死耳，自賤而已。既自己想死、愛死，又豈可以死累人麼？翁姑之娶媳，男子之娶妻，原望歸來孝順，掌理家庭，生子生孫，百年之計。是以一場應酬，不惜錢財。若早知你如此撒潑，爛命瘟屍，你即貼送大牀，貼來花轎，人家亦不願娶你矣！你一死易，執拾你難，要棺材，要殯葬，一家暗泣，失禮於人。你外家不知失教之差，借女死作生財之計，逞威作勢，豈得為人？

你之死也，生為潑婦之流，死作累人之鬼，九泉之下，罪實難容，而父母家為你添一重罪案矣。此風一盛，大減倫常，獨不思你有女嫁去人門，人亦有女嫁入你屋，你有女輕生，人女亦曉自盡，你去累人，人亦累你，冤冤相報，照樣而行，世界必至大壞。或有為之解曰：「所以累人者，無非要為女報仇，代女出氣也。」誰不知婦人水性，頭戴膏油，不識不知，原無遠慮，見慣外家惡氣，害得人多，有時因些小之事，忿恨不平，就生起死心，尋著死路，心內算曰：「我拚之一死，外家到來，要累你家散人亡，七零八落。」而真真死矣，實則女子可不死。

而有外家累人之策，壯起個膽，割斷條腸，遂作催命符、勾魂票矣。照計起來，似非夫家逼婦死，而實母家催女死也。女想累人而死，外父母家又為女婿之對頭矣。此一說也，做女婿者，起人馬去妻之外家羅人命，要但補回一個老婆亦無不可。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，待女死以累人，不平甚矣。若論平情之道，凡婦女有大冤大屈之事，難免難解之情，則宜投告外家，稟公論處。在夫家之族，亦有老成明白之人，未嘗不可以調停，未嘗不可以排解，至於微嫌私怨，為父母者，亦須教女勸女，而消散之。如若女性偏

橫，竟尋短見，為外家者，只可著三五親人，帶的寶燭，往去弔告，盡哭泣之情，不許多端生事。此例一成，各鄉依樣而做，吾恐潑婦聞之，亦退縮，曰：「我有咁賤，就係死了，外家都唔共我出得氣，又唔累得乜出樣，我唔死咯。」你唔死，我唔死，一年略計，天下救出一萬八千婦人。

亞孝縱子弟去姓周家，捉親家婆打後，自謂爽神。親家公遠處歸來，見如此光景，勃然大怒，曰：「有咁樣惡法，我個新婦既死，已經傷心不了，重來毀我房屋，散我家私，將我老婆咁樣凌辱，有咁大過凶橫！但恃拳頭在近，官府在遠麼？我就駛官府來收拾佢。」即時請人做一張狀，立刻告官。官即發票，出差三班總頭，一齊到屋，重重圍住，捉了亞孝個班腳色。

個個用鐵鏈鎖住頸喉，好似拖狗咁拖，拖得亞孝面青青，一額汗口。想喊亞悌細佬來救，（佢唔做得料駛，你不用叫佢）誰知差眾人多，呼聲震地，不由分說，亂打而行。到了官門，開堂審訊，周親家即來對證，所告無差。亞孝勉強支離，胡言亂說，話：「親家自己打爛屋宇，來誣賴我，實在冤枉難招。」

官大怒，發起威來，將各人每個重打一百。亞孝係喝令倡率，打二百板，更掌多二百嘴巴。審完，盡押入監房，後再定案。爽神何似在公堂，打得皮開嘴又長。

鎖住頸喉拖你去，一群羊犬入監房。

官怒亞悌身居秀才，唔彈壓兄弟，任其放肆，恃惡欺人，欲將他詳革功名，將作文書，想詳上台督撫。悌聞得，心內驚慌，親身去到官門，求情乞免。縣官訪查其品度，果係品行端方，容情實面。亞悌歸來，去拜候親家，千認不該，萬認不是，周親家體貼亞悌情面，是以不為催紙，此案丟開，縣官遂釋放亞孝等回家矣。亞孝不知怨悔，惡氣猶存，對人曰：「奈得我乜何？好之又唔辦得我乜出樣，又要放我歸來。」

人能知錯福非輕，亞孝而今禍未清。

不肯回頭思忍讓，一家從此起刀兵。

亞悌聞之，歎曰：「禍未了也，尚有甚焉，此後更難勸矣。」

未幾而亞悌之母死，亞孝約亞忠、亞信唔來守喪，唔來著服。及送棺出葬，亞孝攔住，不許庶母葬於先父之旁，罵亞悌曰：「你老母係何等樣人呀？而敢葬在我父墳旁之右，唔做得！唔做得！快的搬遷，不許葬此！」

嫡母死，為庶母之子者，著三年服；庶母死，為嫡母之子者，應著一年服，此通行禮也。今亞孝不為庶母守喪，是無禮矣。詩經曰：人而無禮，不死何為？

亞孝又以庶母卑賤，不能葬父之旁，何以你父生時，能與庶母同牀共枕也？亞孝不識人，非止眼盲，而且心盲矣。

亞悌另尋一處地方，埋葬結塚。又一年，而亞孝之妻死，亞悌招亞仁、亞義同去盡禮，仁、義曰：「我前者老母死，佢都唔來著服，今佢老婆死，我要共佢守喪，我有咁蠢才咁下作麼？」

亞悌再勸之，兩人不答而去。亞悌見細佬不從自己，到喪家堂俯伏而哭，哭到極哀。（不是哭大嫂之死，實係哭兄弟之不賢也。）亞仁、亞義在隔牆飲酒吹蕭，（亦未免太過）亞孝聞之，怒曰：「大嫂死，為叔不來守孝，已不成人，又飲酒吹蕭，整成咁快活！」即喝起亞忠、亞信，各執棍去打他。

老婆死去淚交流，庶母因何作對頭。

只曉罵人唔罵己，弟兄原是一群牛。

亞悌先行，亞孝等跟隨而去。亞悌入仁義之家，以眼角斜丟一下，露出個意，亞仁醒覺得快，急從橫門走出。亞義走不及，想跳過牆頭，亞孝在背後，以棍打其腰，亞義翻跳落地，亞忠、亞信拳棍交加，好似亂捶大鼓。亞悌以身遮掩，攔住亞孝等，曰：「亞哥，唔好打咯，打咁多好咯！」亞孝喝罵曰：「亞悌，你幫住細佬嗎？」亞悌曰：「我不掩弟之過，亦不助兄之暴，吹蕭飲酒，於禮不宜，然罪不至死，輕輕薄責，足以做戒前非。若以細佬作肉上之砧，我心實見不忍。若要再打一番，我情願將身抵罪。」亞孝曰：「就打你，奈乜何？」遂向亞悌亂捶亂打，好似彈花。亞悌斂手低頭，由他泄恨，驚動左鄰右裡來勸，紛紛各自散去。亞悌扶住條棍，到亞哥處請罪，亞孝曰：「你的都係唔好腳色，同個一流人，勿來混賬，快的走去，不許在此居喪。」亞悌歸家，垂頭而歎。

好人難做好人難，難處之中忍一番。

要做神仙先受劫，幾經磨練脫塵凡。

亞義既受重傷，不能飲食，眠在牀上，叫痛難當。亞仁代稟告官，又告其不為庶母著服，官即出差，去捉亞孝兄弟，又要亞悌到案秉公。亞孝等慌起來，避藏密處，縮在房間閣上，隱伏缸中。

恃惡何須密隱藏，只因曾打在公堂。

雖然口硬心猶軟，不若藏身在甕缸。

亞悌因被毆之故，頭面損傷，眼痕腫黑，難以到官門對答。因作一張狀詞，稟覆太爺，哀求止息，免受弔審牽連。官順其情，遂消此案。亞孝等出來村前，又洋洋得意矣。亞悌埋的跌打丸散瘀藥、木耳、煮酒，送與亞義飲之、食之、搽之、敷之。一日之間，傷痕好了。因此一告也，亞孝因之與仁、義仇恨更深。

仁、義皆幼弱，常時要受亞孝兄弟欺凌，遭其毒打，仁、義怨亞悌曰：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無！」蓋嫌其唔來幫打也。亞悌曰：「此兩句說話，在我身份極合，非細佬之言也。」因力勸仁、義要低頭順受，而仁、義不從，勸亞孝等要平心為好，而亞孝不聽。亞悌自知難以勸化，遂關埋門、帶銀錢、攜妻子往別處安居。遷去一處地方，叫做義堂，離家有五十餘里，免得日見打鬧，而多添煩惱也。

帶妻攜子往他方，別作生涯自主張。

兄弟是非難到耳，清風明月一爐香。

亞悌在家，雖然唔幫助仁、義，亞孝兄弟依然畏忌三分。見亞悌遷居，自後些少不平，兄弟登門打架，拳頭奮起，就將仁、義毒打一常仁、義兩個，自知年紀尚輕，唔係佢敵手，欲喊胞兄，而亞悌相離得遠，大呼天地而鬼神詐作唔知。左想右想，料得終難與抗，於是無事之時，閉門抱膝，似避黃蜂之刺，如妨顛狗之追。出則懷刃在身，提防不測，若使他來打我，便當刀向面前，絕路窮途，豈肯甘為罷手。

今人稱父之契仔者，叫為蘭兄蘭弟，意氣頗相親愛，恩情似勝交遊。以父所契者尚作為親，何況我父所生者，豈可作為仇敵？世人心意，日望生兒，生得一子，珍之寶之，而猶有慮曰：「可惜獨得一個，若生多三兩個，就係有人欺佢，但有幾兄弟拍手幫扶，唔駛被人作佢熟肉。」今者曾恭禹生仔一兩個矣，再生至三四個矣，又生至五六個矣，唔慌人來欺你個班仔矣。何以人唔欺你，乜你自家欺自家，是當日生多幾個兄弟，實係生多幾個對頭也。生多幾對手足，實係生多幾對刀槍也。執刀槍以殺賊，不聞執刀槍自斬手足也。家養幾只狗仔，尚見其同眠共食，情趣依依，即使分賣鄰家，東一隻、西一隻，未必東之狗仔，登門尋西之狗仔來打也。今亞孝兄弟，與仁、義為仇，不但登門要打他，即路上相逢亦打他。就係席上飲酒講起亞仁、亞義火忿起來，想放落酒杯，即時去打他。

至於睡在牀上，想起亞仁、亞義，心懷不服，就拍起枕頭，終須要打他。要打到佢眼腫，打到佢頭穿，打到佢血流，打到佢骨軟，要佢喊救命，要佢怕亞哥，要佢伏眠在地，要佢唔出得門，而我氣平矣，而我神爽矣，而週身安樂矣。嗟嗟，孔懷兄弟，不是他人。

回想父母生仔，提攜保護，寶如金玉，豈作泥沙。見仔跌倒在地，忙忙抱起，摩弄一番，與笑與言，憂其驚嚇。有時見仔不合，微惱於心，咒罵嘯嘯，未肯即執棍打，就打幾下，尚且從輕，仔之肉未有傷痕，而父母之心痛不了矣。何也？仔之身，父母血肉分來也。

今亞孝之毒打仁、義，非打細佬而實打父母也。仁、義之懷刃於身，非斬亞哥而實斬父母也。既不念父母之心，大傷父母之體，問你清明拜祭，上到墳頭，整成恭敬奉承，奠酒三杯，禮行九叩，猶且自贊歎曰：「祖宗有福，發出咁多人。」誰不知家運該衰，然後出得你個班無用子也。此等兄弟，豬狗不如。

又說曾恭禹，結髮原婚所生之子，名叫亞成，在賊中逃出，帶一個老婆歸來。亞孝兄弟，以家產久分，聚謀三日，竟無安置之方。亞成無所倚賴，仁、義兩個就留在家，酒肉供奉。亞仁往去投告亞悌知之，亞悌不勝歡喜，即走歸來，相見深深一拜，曰：「大哥歸來麼？好咯，好咯！這位就是大嫂嗎？」又拱手一揖，即問：「母親現在如何呢？」亞成答曰：「老母死已久矣。」亞悌聞言，不覺低頭欲淚，歎息幾聲，亞成又曰：「賊中搶得婦女，我認一個為妻，今帶歸來，還居故裡。又不料失我之後，父親再娶，生得弟兄多人，算萬幸咯！」亞悌是晚，出錢捉雞，一室同歡。去請亞孝兄弟來飲，各推不到。飲後共坐傾談，將數十年世事講及一番。第二日，亞悌對亞成曰：「大哥，你不須憂，弟今遠在他方，其屋舍就送與兄嫂安居，無庸另擇。至於田地，我亦不過每歲收租而已。我今在外，幾好撈頭，衣食飽暖，唔志在此，我將田地送與亞哥，永遠耕管，不用交還。」亞成曰：「我有應得之田，無用你自捐出。亞孝想學蠻梗，作我做夕卜人麼？就告佢何難？打佢亦易。」亞悌苦勸曰：「大哥、大哥，千祈不可，萬事不過求其安置，今弟以田宅相奉，出於至誠，並非虛話。大哥如果不從所請，此後亦無相見矣。」亞仁、亞義曰：「我亦願出田地幫助大哥，大哥都要順下細佬為是。」亞成曰：「你三兄弟既此真情，我就忍住啖氣罷了。」（個啖氣終須要出）亞成由是有田耕、有屋住咯，亞悌亦回了義堂。

亞孝兄弟到仁、義門口罵之曰：「亞成哥係眾兄弟大哥，不是你自己大哥呀，事要慢慢斟酌，自有方圓，（三日有主意，唔知慢到幾時呢）駛乜你咁居功，另為幫助，（你又幫助的呀）唔通淨係你做好細佬，我就唔好細佬嗎？」仁、義默然不答，亞成聞之，走出來曰：「嚇嚇，又新樣呀？豈有此理！我身為長子，做一個大哥，數一年相別，今始歸來，你三兄弟唔請我食一餐、留一宿，（佢見你歸來，慌你爭占田地，佢重請你食飯麼，佢想你死了更好）感得三個細佬，與田我耕，與屋我住，你等尚唔知丑，走來怒罵，你想趕逐我嗎？抑或想打過我呀？」

話完，火氣冲天，手捧一件大石，向亞孝打去，打中亞孝個身，亞孝輾倒在地，大聲喊：「救命呀！」亞成舉拳頭亂捶其背，曰：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」

既知自己無情義，何必登門再逞刀。

激起大哥唔抵得，拳頭相打不相饒。

亞忠、亞信看唔同勢色，即時紮起髻氏的，捲起衫袖，合手合腳來打亞成，亞成發起威來，手招腳跳，演出工夫仔，井井有條。亞仁、亞義一聞鬥聲，亦執棍齊出。幾兄弟打得落花流水，大戰一常（各兄弟老母若係在生，見此光景定必哭破喉嚨）原來亞忠、亞信練過十年武藝，拜過師傅，食過夜粥，打過沙袋，埋過生椿，手段高強，素稱無敵。（吾怪得亞孝咁恃勢）誰不知亞成自幼充入賊營，殺人不知多少，生得又高又大，其兇暴之氣百倍於人，數十年能征慣戰，膽力俱高，亞忠、亞信點能抵當得住？戰了數十回合，亞成用一道毒蛇卷尾之法，轉身用腳一勾，亞忠跌倒在地；又用一道魁星踢門之法，出一腳打上胸前，亞信跌離丈遠。忠、信哭叫曰：「大哥，饒手咯！算我怕你咯！算你贏我咯！」（師傅教工夫，大哥來踢盤）所謂勸君莫逞強梁性，恐怕強中更有強。亞成向每人再打幾拳，鄰裡來紛紛勸祝哥哥暴戾弟凶橫，骨肉俱從父所生。

料想曾公輸教訓，只知生仔買田耕。

亞成先往告官，訴明自己原委之處，今逃走歸，亞孝等唔肯分田地與我，官曰：「你既有細佬做秀才，自應叫佢到來秉公理處。」官即使人去請亞悌。此時亞悌聞得鬧出大事，即走回家，與官差同去。既到公堂之上，淚流滿面，不出一言，官曰：「家庭之事，你盡知之，究竟你如何主意？」亞悌低頭拱手曰：「小生員不能調處骨肉，在讀詩書，自愧庸才，毫無中用。總求老父台公斷便是。」官曰：「此亦易事，就將你父所遺財產，七份分開，有何爭執呢？」官既判完，亞成與亞悌共路歸家，將田宅分得清清楚楚，亞悌回義堂去。自此，仁、義與亞成倍相親愛。

一日，講起從前母死之事，亞孝兄弟咁樣刻薄無情，亞成大怒曰：「如此不仁，是禽獸也！」（亞成雖暴尚曉得道理）要擇吉期，即為改葬。亞仁走告亞悌，亞悌歸，欲勸止之，亞成不聽。叫亞孝兄弟來，吩咐曰：「你太可惡，前者庶母之死，你不著服居喪，又不容庶母葬於先父之側，是何道理？」亞孝等不敢出聲，只顧低頭，似龜咁縮，亞成曰：「既往不追，來者可諫。今擇某日啟土，移棺遷葬於父旁，你各人要著孝服相送。」話完，以刀削樹曰：「如有不遵吾教者，與樹一般，看你頸硬，抑或我個張刀利！」亞孝曰：「自不然呀！應份要送。」亞成曰：「去送了麼？要著孝服。」亞孝曰：「我知道咯，著個件白麻衫。」到了遷葬之期，男婦大小相送，亞孝故意曲的腰，顧低頭慌，亞成怒但有孝心，拭的口水做眼淚，惹得路旁人都笑。既葬之後，自此兄弟相安。但亞成之性太過剛烈，各細佬有不著處，即動手打，而於亞孝更打多的，蓋憎其無情無義也。最敬重亞悌，當盛怒時，見亞悌來，一言消解。

生來品格極清純，善氣迎人草遇春。

老虎食人無骨刺，何嘗開口咬麒麟。

亞孝所做事務，每多不合亞成之意，所以亞孝不滿。十日去探亞悌一回，有時靜對亞悌，咒罵其兄，話：「亞成哥好死唔死，又走歸來，遇時將我凌辱，話我暴戾，佢重丑過我十分。」亞悌婉轉諫之曰：「究竟都係佢做亞哥呀，亞哥火氣大亦要忍讓下。佢有時自己都有唔著之處，豈可盡怨他人麼？」亞孝曰：「佢做亞哥好出奇嗎？大約我重先做過佢，佢的死剩種，（罵得咁毒）實係奶彩得歸來，重來講惡氣，你話服佢唔服呢？我雖然惡，何嘗有將亞忠、亞信日日來打呀？（不過專打亞仁、亞義而已）我打細佬都有，仍然依住道理去。（無理認有理，豈有此理）獨至亞成哥，唔係人咁稟，恃自己高大，動不動講拳頭，你話有乜法呢？」（其佢打過呀）亞悌曰：「我有一法，惟和平恭敬，日久可感其心。你話大哥凶橫，何以又唔打我？」

亞孝曰：「你離得遠，而且咁斯文，唔通將紳衿來打麼？」亞悌勸了幾番，亞孝都唔肯聽。遲得幾日，亞忠、亞信來投告。

又遲幾日，亞仁、亞義亦來投告。更計日間，亞成自己來探，曰：「細佬，我想唔做大哥咯，唔做亦極之難，個班細佬更加放肆，我有時火起。總之，用拳頭做家法。至於亞孝更可惡，我有肯容過佢。」亞悌曰：「大哥不宜怒氣，個的細佬，點能學得你咁明白呢？」（明白得淒涼）細佬唔明，慢慢教道。大哥拳頭重，自己唔知，恐一時打傷，骨肉之情，心有不忍，就是父母在九泉之下，亦有難安。」（能體貼親心，必能愛到兄弟）話完，不覺眼淚滴下，亞成歎曰：「細佬個個唔學得你呀！」兩兄弟講話一番，陪待飲食而去。不數日，又有兄弟來投告。

一月數次諫說，亦不依從。亞悌見無奈之何，不如三十六著，又以走為上著，即將家眷搬遷去三泊，離家百有餘里，路途遠隔，是非不聞，自尋安靜而已。

善言俱作耳邊風，我亦從今詐耳聾。

拍手又攜家眷去，買園三畝種通蔥。

眾兄弟等見亞悌秀才遠避，雖有委曲之處，難以分憂。論起亞成做事頗公道，總繫帶躁暴，唔函養得到，所以個班細佬多怨怒。今亞悌既往了三泊，家中所有大小事務俱以亞成大哥為主，不得不要怕他、依他而順承他，習久相安，亦少爭競矣。

又說亞孝之年，有四十六歲，結髮妻生二子，妾氏生二子，隨又收起一個婢做妾，生一子，共生五子。長子繼業，派第一，繼

德派第三，此兩個繫結發所生，繼功派第二，繼續派第四，此兩個係妾所生，繼祖派第五，此一個係婢所生。五子皆有家室，添得幾孫，村中有人稱亞孝做多仔公，又為好命公矣。

亞孝一生做出咁多德業麼？咁多功績麼？若係生一個仔，難以承繼得完，妙在仔多，分開一人繼的。

誰不知個班仔，性情暴戾，了不可當，個個俱能繼父之志。只有第五仔改名繼祖，不肯繼父，而繼亞公，其餘皆學足亞孝規矩。所以古人有詩云：兄弟同居忍便安，莫因毫末起爭端。

眼前生子又兄弟，留與兒孫作樣看。

所謂有樣瞧樣，學翻個形像也。

一日，繼業話繼德曰：「細佬，我兩兄弟係大婆仔，佢三兄弟係細婆仔。本心之講，我著硬邊呀，（恐怕骨多鯁喉）就係欺佢打佢，佢有恨出尺呢？」繼德曰：「著咯，著咯！唔駛畀情面佢，佢叫我做亞哥，都唔好應佢。」（你咁樣無情，恐怕當之不起）繼續聞之，亦話繼功曰：「亞哥，今者繼業兩兄弟會埋，想來欺負我，唔駛怕佢，佢有細佬，我亦有亞哥，佢有兩對手，我亦有四隻，佢拈銅鞭，我執鐵尺，你慌駛驗過佢麼？佢來頭湊，唔似陣勢，一齊動手。」（好似戲棚，個的花花公子一樣）繼功曰：「自不然呀，我大早有此意，未有話你知。今講起來，不可不慮。（你實在未有憂慮，就係殺死兄弟，可能了得事麼）我前日買定一張單刀，放在牀頭，遇時預備要用。佢若真來尋打，就先下手為強，免至受虧一著。」於是大婆仔結為一黨，細婆仔又結為一黨矣。（家運衰到個樣子）獨至繼祖，係婢所生，並無同胞兄弟，母又早死，自己年輕，四個亞哥每欺凌佢。亞孝見幾個仔，遇時嘈鬧，彼此不和，因罵之曰：「你兄弟點解得咁暴戾呀？兄不愛弟，弟不讓兄，你聚為一團，我結為一黨，相憎相厭，似殺父之仇，成何規矩！你兄弟不盡同母而生，亦皆同父而出，曉得連枝同氣，當念手足之情，為何情義俱無，只想尋仇作對？你等將來亦有子孫生養，照樣學你，豈得叫做為人？」（極好道理，實將自己大罵一場）個班仔答曰：「我非拜他人做師傅，原來學你之所為。（父道兩兼師道，喃魔先生教仔，盡符盡法）好之你會埋三叔四叔，專去欺五叔六叔，你想下，自己點樣好法呀？只曉得罵人，唔罵自己。」（徒弟惡過師傅咯）亞孝聽聞幾句說話，即垂頭無語，長歎一聲而去。

從前只管欺兄弟，子亦而今有弟兄。

相打相爭如一樣，拜師學足我無情。

孟子云：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妻子，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於妻子。

亞孝之謂也。

又亞孝第五子，名繼祖。其外父外母家附近三泊地方，繼祖一次去探外父，順便拜候亞悌二叔。亞悌生得三個仔，大仔係秀才，名叫繼善，餘二子尚幼，亦讀書。

亞悌一生好處，見善必為，又欲其子繼之。改為繼善，善愈添而福愈厚矣。若亞孝之諸子凶橫，效之為繼惡可也。

繼祖來探，見二叔之三子，兄弟怡怡，相親相愛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瑞氣一門，家庭歡樂。

詩書男子婦桑麻，瑞氣融融聚一家。

門外半生歡喜草，階前多種吉祥花。

繼祖住了幾日，不願歸來。亞悌催他回家，繼祖求寄居在此，亞悌曰：「你慌我有飯過你食，有屋過你住麼？因你父唔知，於理不合。你歸家稟明父母，然後來此未遲。」因亞孝正室雖死，又續娶回一繼室也，繼祖由是回家。到了一月，外父拜壽，繼祖勸妻曰：「我前者到二叔處，見其父子兄弟，和氣一團，一分快樂。今者岳父壽旦，我與你恭祝之後，往二叔處住，永不歸來，未知你意如何，以為好否？」其妻答曰：「我見幾個伯爺如此拂戾，總不同人。無論男子不情，即婦女亦不順，一家暴氣，何日能消？將來必有凶災，爭在幾時發作。論起翁姑，生平薄德，而伯爺幾輩更甚凶橫，俗語云：『積善之家慶有餘。』吾恐君之家，五禍臨門矣。見機而作，不可延遲，吾恨無翼以高飛，斷不願久居此土也。」（五個新婦算至明白，係繼祖老婆，一家之中除亞悌，亦以此婦為第一）繼祖遂稟知其父曰：「兒無同胞骨肉，每為兄輩欺凌。今與妻往外父處祝壽，順探二叔，不歸來矣。」亞孝曰：「我與你二叔，前有微嫌，恐難久祝。」繼祖曰：「二叔非他，係聖賢人物也，豈記從前小怨麼？」亞孝曰：「細仔呀，我知你屈氣咯，個的龜蛋，唔中用，我來教佢，佢一句頂住我喉嚨，好似橫吞欖核。（生鵝喉都唔定）得棲身之所，還須要奮志做人，學二叔之所為，勿學你父，老來方悔也。」話完泣下，父子灑淚而別。

含愁難解倍心酸，戾氣遙知禍滿門。

白鶴高飛雲外去，任他雞鬥與鵝喧。

遂帶老婆去祝壽，往探二叔，亞悌不勝歡喜。掃屋與居，使他從長子繼善讀書，學習文章詩賦。繼祖極聰明伶俐，苦志專功。讀了數年，文思大進。（與善人交，如入芝蘭之室）亞悌見他有用，代佢搵一個監生，以勵其志。

又說自繼祖遷居三泊之後，而家中兄弟怨罵尤多，亞孝詐作兩耳塞聾，低頭悶坐。（聾早二十年真正好咯）繼功之母，庶妾也。一日，與繼業之妻爭論油鹽碎項，繼業聞之，忿忿不平，接口罵曰：「你做家婆，駛乜認得咁正呀？我老婆話剩都未到你話。（唔通工夫你老婆做刺然後到佢做麼）你咁就整成裝模作樣嗎？你好聲色咯！我勸你唔好講咁多，講得多你有錯！」（你的說話就先錯了）罵得庶母兩淚交流。繼功忽然來到，聽聞如此怒罵，勃然變色曰：「大約我老母個的說話，都是平常，研得罪你老婆呀！照事講事，駛乜講聲色唔聲色呢？我老母唔聲色，唔通你好聲色麼？」繼業曰：「細佬，你大約想打過嗎？」（都有幾分意）繼功曰：「想打唔打，要我自己知對，人之子而派人老母不是，實在唔服。」繼業曰：「你唔服，點樣呢？」繼功曰：「要罵你！」繼業曰：「唔許你罵，點樣呢？」繼功曰：「唔許我罵都要罵，唔通羅得翻？」講到個句說話，誰不知繼業裝定身勢，紮起鬚氏的，繼功亦抽高褲腳，卷實衫袖，繼業撒手曰：「不必講、不必講，打過分道理。」繼功曰：「就話打，怕你麼？」

性如蟋蟀近中秋，亂叫聲聲惡氣福

今日相逢難罷手，拍身拍勢就埋頭。

繼功紮定子午馬，繼業紮定四平馬，繼業一拳打向頭來，繼功用左手招開，右拳打回繼業乳旁之側。繼業轉馬側身進前一挨，用手撥開，順拳搭上，繼功正額眼中水火都標。（打交工夫學過幾年，孝弟工夫一毫未學）繼功自料力不能當，閃身就走，跑回自己屋內，摸著牀頭個張單刀。繼業知繼功回取利器，自己亦發腳走回家，尋著一雙鐵銅。誰知繼業執銅出門，繼功來到門口等定，見繼業出來，盡勢一刀擄去，（此刀算利，亦算好駛）肚內流腸，滿地鮮血，大叫一聲而死。（此時唔打得咯，唔好睇咯）是日適值墟期，男婦多去投墟，連繼德、繼續亦不在屋。兄弟相打之時，婦人叫喊，而鄰裡左右見他兄弟遇時打慣，當作平常，（工夫純熟之至）豈料出起刀來，救之不及。

宗族聚議，即將繼功捉住，捆綁鳴官。（此時理應出工夫仔，要用折法）眾口一詞，不能不認，重打數百，押入監房。（單刀放在何處呢）照律殺兄之候，應議凌遲定罪，不料繼功染病，又因重受官刑，元氣大傷，忿悶而絕。監牢身喪，戾氣消沉，嗚呼哀哉！同歸一荊（兩兄弟唔耐打）又說繼業之妻馮氏，繼功之妻曹氏，兩人不同居也。馮氏每日到曹氏門前咒罵。一日，罵入屋內，曹氏惱不能堪，出聲答曰：「嚇嚇，你家男子死，我家男子生麼？你研丈夫，我亦守寡，大眾都同一苦，你何為來罵我呀？」馮氏曰：「你唔好老公，斬死我老公，我要問你羅翻個老公！」

一句老公，兩句老公，句句都係老公。你既愛老公惜老公，何不勸諫下老公，開解下老公？牀上睡時，細心化導老公，門前罵時，盡力攔阻老公，叫老公忍氣，叫老公平心，叫老公保重自己，叫老公饒讓他人，然後老公不至鬧事，老公不至傷身。常得見老公，唔憂研老公。若平日唆擺老公是非，當時任由老公打鬧，過後悲切老公唔在，許你，點樣痛老公、念老公，都係叫做唔要老公。

曹氏曰：「你講咁蠻咁惡，唔通想打過麼？」馮氏曰：「就講打都唔怕你。」話完即抽身抽勢，紮緊只髻，一拳打向曹氏面上。曹氏雙手推開馮氏，又盡勢撲埋來，推跌曹氏在地，頭披髻散，覆面橫眠。馮氏快騎上背脊，伏低亂捶亂搥，以手扭佢耳朵，用口咬佢膊頭。（寫得女人打法，情景極生）曹氏伏在地，氣嘈嘈，眼白白，頭搖鬢亂，詐啞不出聲。原來馮氏生得高大，身軀重的，所以壓住曹氏唔轉動得。

曹氏咬牙抵住痛，停一息間，覺馮氏氣帶嘔，力帶倦，曹氏努起勢來，盡力反起身，望見檯面有一張菜刀，順手執來，照面削去。馮氏閃避不及，頭殼破開，鮮血滿身，登時倒地而死。

曹氏知事不能了，即走去井邊，向頭落井而死。（慌死唔得快）亞孝死了兩個仔，又死了兩個新婦，哭到傷心，愁懷滿腹，低頭無語。自怨前非，無片善之及人，積餘殃之累後，所謂福無重至，禍不單行也。（尚未行得盡）一生惡氣難消受，留與兒孫作抵當。

死得傷心如此慘，本來肚內有刀槍。

誰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且說繼業之外父，叫做馮大立，痛恨女之死亡，而發怒曰：「我女婿既受刀亡，又將我女殺死，唔通佢做家婆，總有家教，只曉得飲醋而已。」叫各子姪到來，吩咐各執銅鞭鐵尺，懷藏身內，去捉親家婆，打佢一身，罵醒佢心，拭開佢銀，丟過佢罵，然後心甘。你個女既死，人之子亦亡，付之大數便了，可以無事。偏要去生事、滋事、惹事，鬧至累出大事，叫做一番招累。本無累也，而去招之，究竟有何所謂？

眾子姪跟尾而去，一個二個，陸續而來。曾亞孝之家亦不知來尋打也，出其不意，捉住亞孝老婆，即時脫衣亂打，大聲喊「救命」，亞成走出來，怒曰：「我家死人披麻，你重來找我晦氣。」喝起子姪，各執傢伙而出，或持刀，或駛棍，蜂擁蚊喧，打得馮氏各人，失魂而走。（自取其災，謂之解衣包火）亞成捉住馮大立，割去雙耳。大立之子走迴護救，被繼續一鐵棍掃來，打折一腳。馮氏一班子姪各有所傷。（問你爽唔爽呢）馮大立掩住雙耳，血淋淋，面青青，好似鬼追咁跑。（甘心唔甘呢）剩下個仔，被打折腳，眠在路旁。（此時定必大聲哭叫：「亞爹呀！」）亞成使人用大睡板抬回馮氏村邊，放下急走回矣。

此件事，馮大立大有不該，有自取之罪。在亞成，雖屢經打鬧，人命傷殘，亦當饒讓三分，忍頸就命。

就係將亞孝老婆打了幾下，未免受眼前虧，都係唔抵咯。然有咁多子弟可以攔阻得住，未必真正點樣淒涼，既不與講情理，喝出傢伙打之，而馮氏飛跑而奔亦可以罷手，為何又切去耳、打折腳，剩的手尾來跟呢？總之，暴氣未消，必要大經折挫一場，方肯回頭心息也。

亞成叫繼續先到縣，將此事情稟上。（惡人先告狀）話馮大立登門尋打架，自己裝傷。而馮大立之狀詞亦到，話帶子姪去甲香，並問原委，誰知佢發起怒來，將我父子打傷，如此如此。官大怒，既發三班差頭，去捉亞孝全家。五更早來，四面圍住，（此時亞成要喝起子弟出傢伙為是）所有男人，盡行捆綁拖去，只有亞忠走脫出來。亞成個班腳色，捉入官門，打得昏天黑地。

任你拳頭勝鋼堅，官爐有火不須煙。

鑄鎔你的凶蠻氣，鐵骨銅筋軟似棉。

打了一堂又一堂，受了幾番痛苦，押入監內。衙門罪犯，凡人去坐監者，必要買通監口，進奉錢銀，然後掌監及老犯之徒唔難為你。若無銀孝敬佢，就捉住你非刑吊打，打到你願出銀為止。如果打過一次八次，都有錢銀，不用打咯。亞成等人監中，並無人來打點，（打交乜得咁多人呢）錢銀有得應用，所以打到險死還生。一日，掌監禁子喝起老監賊，將亞孝父子、兄弟、叔姪，一個二個用繩吊起，似廟內燈籠一樣。個班老監賊，你又打，我又打，有的打頭，有的打腳，打得這個喊「苦呀！」

那個喊「苦呀！」父哭嗚嗚，子悲切切，叔呼罷手，姪乞求饒，而禁子愈打愈多，哭聲愈叫愈慘。兄不能救弟，弟不能救兄，骨肉之間，惟有你眼望我眼而已。

監中打到各魂消，哭盡千聲不肯饒。

叔姪弟兄空眼望，臘腸吊起一條條。

亞忠直走去三泊，求亞悌二哥來打救。將近到門前，不敢入，畏其憎惡己也。剛剛遇著亞悌，同其子繼善、其姪繼祖，三人入秋闈滿三場而歸。（亞成等剛剛遇秋審，打了三堂，尚未得歸）望見亞忠，心神盡喪，亞悌驚曰：「細佬，你由何處而來？」亞忠即跪在地，亞悌更加大驚，執手入廳堂之內。亞忠細談端的，盡將原委告知，亞悌嚇得一頭汗曰：「如此奈何呀！一門暴戾，早知其禍久矣。（無奈好多若兄弟唔知）非因此，我駛乜來此遠避呢？但我離家既久，與縣官無聲氣之通，如今走去求情，患得羞辱。但得馮親家重傷而不至於死，我三人或有一個中舉，此件案可以易得維持，如或不然，真費手矣。」乃留亞忠在此，食與同餐，夜與同寢。亞忠感其恩惠，覺有悔心。又住十餘日，見其父子、兄弟，和藹春風，一堂雍睦，不覺淒然下淚，曰：「吾今而知前者之非人也。」亞悌喜其悔悟，樂教導之。及至九月初十，省城開榜，報到亞悌父子同科，繼祖亦中副榜，不勝之喜。新春門口對云：「安居之宅春常在；積善之家慶有餘。」亞悌之慶有餘，兩父子中舉中到，剩繼祖跟尾，執而拾之，尚得個副榜。可知與善人同行，都有益也。

生平忍讓受虧多，父子榮登共一科。

天眼既開人眼見，兒童拍手笑呵呵。

明朝科甲極重，凡登科者，令邑生光，官府為之敬禮。亞悌與子姪入拜縣官，縣官大加賞面。亞悌即向縣官求情，稟曰：「治下個處，自己之賤兄弟一時暴氣，鬥毆傷人，原情定罪，律不能寬。但骨肉相關，安能坐視，求老父台處大開法網，賜以仁慈，不迫既往之非，許以自新之路，某等不勝惶恐，無限沾恩。」官曰：「此亦易事，放他何難？但兄弟歸家，須宜約束，不可依然放肆，再犯前非。」亞悌歸家，復往馮親家處求情，自認不該，望為勿怪，又贈金銀藥物，作補醫理之資。大立心雖不甘，而見其貴勢炎炎，難與相抗，況又求情盡禮，事許從寬，而亞成等一班腳色，俱放歸來矣。

亞悌一見亞成，即走上前叩頭見禮，亞成大聲曰：「細佬，恭喜咯！皇天有眼咯，唔虧負你咯！你一生好相與，肯受虧，念骨肉之情，盡中和之道，唔怪得天庇你。自己中舉，仔又做舉人，連到個姪去你處住，教佢讀書，都中了副榜，你個點善氣了得咁大麼！（大贊一番，議出亞悌好處）亞孝一世有人水，有情份，至薄倖做了，至反骨做齊，個的罪孽，積埋累到兩個仔、兩個新婦如此死法，連累到我一班兄弟、子姪，重受官刑。（大罵一番，議出亞孝丑處）你話為善好呢，作惡好呢？」

打亦打得多，鬧亦鬧得多，惱亦惱得多，苦亦苦得多，究竟想來，都由自取，（連自己都罵）以至人財兩失，雞犬不寧，為鄉裡所憎，為親朋所笑。反不如細佬，隨隨便便，安靜無事，重快活過神仙，唔知幾得意也。（你都知道麼）細佬，你勿去三泊住咯，快的搬家眷歸來，兄弟叔姪有時坐埋，講下道理，免至淨曉得一身蠻氣，被他人笑作馬牛也。」

兄弟閒居聚一群，不談惡氣講斯文。

而今願曉人間事，禍福因由點樣分。

亞悌曰：「大哥，我歸來亦易，但恐兄弟唔聽我勸，終何用呀？」亞成曰：「細佬歸來，各人以你為主，你話打便打，你話唔打就唔打，務宜要依你。誰一個敢不遵從呢，我斷唔肯佢，你若不信，各人要在當天盟誓，以表真誠。」亞悌曰：「如果兄弟同心，家門之福咯！」亞悌由是帶家眷回來。

燕飲幾日，亞成叫齊一家男婦，齋戒沐浴，焚香告天：從今以後，願改前非，所有嫌疑，冰消瓦解，家內一團和氣，彼此相安；好事多為，以求福蔭。稟完之後，紛紛叩頭，回坐大廳，分開男婦，各行尊卑拜跪之禮，喜色融融。晚晚在廳堂，男婦齊集，聽亞悌講家庭世事及古來忠孝賢良，抵掌而談，生氣勃勃。講到悲歡離合之處，令各聽者眼淚都來，方知天地鬼神，其禍福消息之機，原來如此。又聽到古今來有咁多好人物，想起從前大小，原是不感人也。講了半月，男婦之心變了八九，其惡氣消了八九，於

是出見外人自覺羞顏矣，不覺低頭矣，久之而生和氣矣，又久之而有喜色矣，幼知敬長，而父知教子矣。

有的稱亞悌做家先生，而且作生菩薩矣。及後，亞悌之長子繼善出仕做官，而幼子繼福，又中鄉科一榜，一門之內，幾代功名，天之愛善人，厚待如此。

亞悌共七兄弟，手足如此其多，而心腹並無一個。

假使眾兄弟盡如亞悌之意，其家興發不知如何。假使亦如眾兄弟所為，人物死亡，不知何底。想當日曾恭禹而生七子，自稱好命，人亦贊其好命焉。只知贊好命，未有贊其好仔也。其仔不好，命亦不好矣，且多仔不如少仔矣，有仔不如無仔矣。何也？一者費心血、破錢財，二者添煩惱、惹羞辱也。何幸生得個亞悌，係秀才而做蕪苗蔥、做香頭也。假使亞悌自恃秀才，練成狀棍，串弄衙門，而亞孝之身家破矣，亞仁、亞義個的惡氣，如虎生翼矣。亞孝之女死，馮大立之女死，兩個親家告發起來，有一場官府仔鬧下矣。兄弟之蠻惡，加以紳衿之把持，生出無限風波，害人害己，而曾恭禹之祖德宗功，孫枝奕柴，一掃光矣。誰不知亞悌之做秀才，學聖賢之秀才也，講情理之秀才也，積福澤之秀才也。以倫理為真，以心田為主，任兄弟之鴉爭鵲噪，自己鶴立雞群，亞婆心，赤子性，含情不怨，菩薩低眉，行委曲以圖全，真秀才中之表率者也。究之興者自興，敗者自敗，天亦難容惡業，惟佑善人。到底兄弟都以亞悌為好人，想去想來，總以學他為好。假使亞孝早知錯過，前一年之上，悔罪心誠，又何至家散人亡，一番招累？大抵肚中濕熱，積結多時，非真大瀉一場，未肯從新謹慎。亦如行好要待事穿，做賊要待捉捉，然後手忙腳亂，膽碎魂驚，方識前非，回頭怨錯，亦已遲矣。故君子舉動，未見禍而預早修心，小人昏迷，禍臨頭而方知怨氣。一個先一著，一個遲一步也。

此段事，又叫做眾虎一麒麟，以亞悌作麒麟而一班兄弟作老虎也。獸之猛者莫過虎矣，曉食羊，曉食豬，曉食狗，而且食人矣。老虎雖惡，有人敢裝老虎，捉老虎，剝老虎皮，食老虎肉，抽老虎腸，羅老虎膽，切老虎口，敲老虎牙，而且將虎皮送與菩薩坐，破虎骨來燉虎骨膠。虎嘯風生，何以個陣時無一毫猛氣也？

麒麟為至善之獸，兒童見之不驚，男婦見之不懼，而能化煞消凶，亦頗有驗。每見人家屋內，寫麒麟在此而不寫老虎在此，有舞麒麟而不舞老虎，何也？取其善氣吉祥也。書曰：「柔勝剛，弱勝強。」此之謂也。

三千斤大炮打向賊船，打向賊艇，能打折舵，能打折桅，推斷尾棚，推倒全只，其氣勢之大，可謂壯哉。

若將網掛在船傍，炮彈飛來，只撲一聲而自跌落水，何也？網不受其力也。又曰：舌柔常在口，齒折只為剛。舌在口中，自初生時，以至臨死，露開個口而舌尚存。其牙出世得遲，而破敗得早，故有四十歲而脫落三兩隻者，五十歲而脫落六七隻者，六十歲而脫落十餘只者，有的到老臨死時，所剩無幾只矣。論口內之物，其硬莫如舌，其柔莫如牙，牙每先折而舌常留，有時牙不服口：「亞舌哥也，你撈世界，得咁長久，而我一班兄弟，好多墮落而不見了，何也？」亞舌答曰：「你壞在一個「恃」字，恃有上牙、下牙、大牙、板牙，上下有拍手，內外有照應，惡在一把牙恃兄弟多，恃氣力猛，遇食豬腳骨，要咬到碎，食雞腳趾，要咬到爛，誰不知硬門硬，兩家散，你傷人，人傷你矣。你重有一件至可惡事，有時咬口唇，咬舌尖，自家骨肉自取傷殘，所以門外多人憎，門內有人受也。你做人實在哈中用，只顧自頭肥，不理心腹壞。一次食尿喪雞，一次食死顛狗，臭口而不知，毒心而不覺。又不知份量，又不識細微，至大者牛而敢咬之，至小者蟲而亦咬焉，是你之無所揀擇也。又有度量，又有隱藏，遇人不合自己意，就咬牙切齒，想去吞人，個的就是你之壞處。你一世所咬者多矣，而可以累你苦楚者，惟有流牙血，生牙蟲，風火牙痛，牙肉腫浮，而你不知悔也，必至折磨，必至搖落，而後已焉。」

亞牙曰：「你數我咁多碟腳，咁多牌底，句句亦真，我唔怪你。但我等做牙，亦有許多好人物，矜貴淡定，取細而食，擇潔而餐，不盡橫吞大嚼也。」亞舌曰：「別家別戶，得涵養之法，安享和平者，我不得而知。惟我與你同居，時時相見，今你自嗟零落，不覺直言得罪，望作戲言可矣。」亞牙曰：「我知你笑我咯，究竟你之安穩，在何所長？」亞舌曰：「我睇勢色來湊，好食之來，煩以應接，而不傷損於他，量其可吞者吞之，不可吞者吐之而已。唔似你兄弟咁縱橫，左咬來，右咬去，咬到連渣都無也。我雖一人，可以長久獨立，你雖多眾，零落衰微矣。」亞牙曰：「人話我牙尖齒利，也知你重舌鋒藏劍也。」兩人大笑而罷。

此雖戲弄之談，可為恃強者作一笑柄。羅洪大仙有詩云：為人不必逞英雄，萬事無過一理通。

虎豹常愁逢獬豸，蛟龍又怕遇蜈蚣。

小人行險終須險，君子固窮未必窮。

百丈洋船沉海底，只因駛盡一帆風。

砒霜鉢

江南金陵大城南門外，有一人姓鄔，名家治。父子出外做生理，家中有老母，年近七十，雙目久盲。妻梁氏，氣質凶橫，常以毒口咒人，人加其號為「砒霜鉢」，事家婆尤為忤逆。娶媳韓氏，性頗柔順，心不服砒霜鉢所為，亦無奈何也。

一日，砒霜鉢罵盲家婆曰：「你個老狗？，好死唔死，在此食屈米，偷生人世，要你何用呀！」盲家婆曰：「我食我子孫的米，又不是你不在家帶歸來，何用你咁眼緊哩？你一世都係欺負我。（唔通個仔都唔知）我如今又盲又老，有幾久世界，你自己都要顧下本心，恐怕雷公打你。」砒霜鉢發怒起來，蝦咁跳，大聲曰：「你個老狗？，乜知咁心毒麼？想請雷公來打我，我又研得罪雷公，因乜事雷公來打我呢？我唔怕雷公，只怕老公，但係我好命，嫁得好老公，一世唔曾罵我一言，打我一棍，（分明縱妻之惡）唔比同你個老狗？，咁心毒，日日要罵人，方得安樂。你話我欺負你，點樣欺負法？你逐一要講出來，若講不出，要切歪你個嘴！」（惡生個樣子）盲家婆曰：「且勿論前之事，即如近兩月間，我仔付回臘鴨八隻，臘肉十斤，你將臘鴨送與亞媧，送與契友，東一隻，西一隻，我何曾食得幾多件呢？將臘鴨晚晚煲五更飯，今晚一煲，明晚一煲，我何曾食得幾多件呢？」（今世人出外亦寄食物歸家，但老婆主權，父母所食有限）砒霜鉢曰：「你時時怨有牙，唔食得硬物件，個的臘鴨咁乾，你唔著食咯，你近來腸肚弱，食的肥膩就屙就瀉，個的臘鴨肉，你唔著食咯。（惡婆亦有道理）況且信皮寫云：付回家下收入。丈夫稱我為『家下』，你叫做『家上』，照講來，與你無乾，做乜你咁要餐呀？（做得大狀棍，無理議出有理來）盲家婆曰：「我研得食麼？要有衣著為何你著綾羅綢緞，我總係粗衣麻布呢？」（丈夫肯作置老婆，做仔唔肯打理老母）砒霜鉢曰：「個的係老公打扮我光輝，我修得到，係我之福，你一世唔修，所以有福。（專門講祈福說話）唔通六七十歲老太婆，重整成咁好色水麼？」盲家婆曰：「我唔要好色水，都要補破遮寒呀！為何我的衣服穿爛，有時鈕耳崩、衫袖裂，你為婦道，何解總唔打理呢？」砒霜鉢曰：「我有我事幹，點樣得閒打理呀？」（娶新婦何用）盲家婆曰：「你唔得閒，我有孫新婦得閒，為何我叫佢搵洗，你定必叫佢去東去西，致我衣裳浸爛者有之，發黴者有之，分明故意收什我。」砒霜鉢曰：「我個新婦，係我娶歸來，不是你作置的，問你一世有何本事，既做人家婆，已經享福太過，又想做人太婆，你實在唔知足。」盲家婆曰：「我唔講得你贏，你個把嘴終須要折騰死，落閻羅王要勾你舌根。」砒霜鉢以手指向盲家婆曰：「勾、勾、勾，勾你個盲鬼！有人有你咁心毒，開口就呼我做砒霜鉢，你試想下，煮熟飯何嘗唔許你食？煲滾茶，何嘗唔許你飲？你自己問心呀！有天知、地知、人知、鬼知，睇過係我欺負你唔係呀！睇過話你好抑或話我好呀！」盲家婆曰：「你有錯，你有錯，終須個天饒你唔過。」孫婦韓氏多方勸解，兩人歸房而罷。

六七日後，砒霜鉢心猶大忿。一日，心生一計，看見盲家婆在房中抽扯櫃箱，搬取物件，新婦又往鄰家磨谷，即解下縲紗包頭帶，打一個神仙索，輕輕移步入房，向盲家婆頸上一箍，出盡生平氣力，勒到盲家婆手亂扒，腳亂跳，欲喊不能出聲，欲活不能通氣，雙膝跪在地上，頭搖發亂，腰背擺左擺右、或高或低，眼中水火齊來，砒霜鉢仍不肯放手，勒至死為止，嗚呼哀哉而氣絕矣。砒霜鉢解脫縲帶，尚恐其生，用手掩住口鼻，局了一回，然後放手又側耳向他口鼻處細聽，不聞聲息，（此地種草都無生了）知其真死無疑，盡勢拖挽，放在牀頭上。一息間，新婦歸來，砒霜鉢細聲曰：「亞媧，我有一件緊要事吩咐你知，只可你知，不能傳說於人。」韓氏見其面色慌忙，青筋起現，知其必有古怪之處，遂低頭答曰：「婆婆有何吩咐？」

砒霜鉢曰：「你個盲太婆，我一世共佢有緣份，個條命總唔合得佢，佢係我眼中釘，係我心頭火。我先時將他勒死，鄰裡來弔香，我自冇講法，你不用多言。就係我老公及我仔歸來，你亦不得洩露機關，講其來歷。你若疏言，我定必要死，我亦斷唔容得你，要先將你勒死，拚之同你一鑊熟。」韓氏聞言，大嚇一驚，只得對曰：「謹照婆婆所教，不敢多言。」砒霜鉢曰：「隨得你，你唔怕死，即管講。」韓氏心內叫苦，不覺淚流滿面。砒霜鉢曰：「我都眼淚，你眼淚得咁多？你好可憐佢麼？你個賤人份外多事。」遂將盲家婆檢點周至，忽然哭起來。（好傷心）鄰裡走來問曰：「又與家婆打罵麼？」砒霜鉢曰：「唔係打罵，我家婆如今死了咯！」大叔婆驚曰：「我先時見佢在門口叫雞，為何死得咁快？」砒霜鉢曰：「唔講你唔知，因今朝煮多契女飯，契女唔來食。家婆叫肚痛，睡牀唔起身。到了午後，喊肚餓，我話煲的白米頭，局的好臘鴨，佢唔願食，話要炒飯，我就切的臘肉粒、雞蛋絲、蔥花正菜，炒得又香又爽。誰知佢食了一碗又一碗，食了四大碗。老人腸肚窄，點能受得幾多呢？勸佢唔好食咁多，似乎話我砒霜鉢制折佢，又係唔好人。乜知炒飯性太焦，味太鹹，食完見喉渴，飲了一大煲茶，敢就飽得眼凸凸，兩腳都伸直。你話點算好呀？人家唔知，估我共佢不和，似乎毒死佢，但係能瞞得四鄰，不能瞞得佢孫婦，現有佢孫婦可據，我雖然丑稟，實係貌嚙心慈，（自家贊自家）唔比同人佛口蛇心，陰柔害物。我見佢飽得咁乾苦，實覺可憐，初時唔估咁撞板，若早知道，斷唔炒飯過佢食咯！」大叔婆曰：「我知佢一世愛食炒飯，但唔該食咁多呀！」又一鄰婦曰：「飽死好過餓死，勝過餓鬼，年年要等七月十四。」講完，砒霜鉢放聲大哭，備買棺執等項，親手自己殮殮，（恐怕被人看出）遮遮掩掩，有誰看到惡處？其夫及子歸來，殮葬已罷。遲廿日間，其夫及子又遠回鋪矣。計盲家婆死之日，其時係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初旬也。

砒霜鉢見家婆死後，並無人知覺，新婦又不敢言，自以為安枕無憂，逍遙自在，每餐飲幾兩好酒，局一串風腸，有時飲得醉罷，自言自笑。（快活咯）不過半年，身中大玻寒熱交作、一陣如冰凍，一陣似火燒。睡中反覆滾滾團團，神魂飄蕩，見一官差，將鐵鏈鎖住頸上，拖狗咁拖，苦拖回去，砒霜鉢曰：「你鎖我做乜呀？我又研得罪你，（不過得罪家婆）你恃惡麼？」官差笑曰：「你重詐夢，你去就知道。」砒霜鉢尚估人告發，差役來拿，心中僕僕咁跳。行至一處地方，陰氣慘淡，日色微茫，見無數披枷帶鎖、散發披頭，亦有的騎馬坐車、手舞足蹈，或人類畜類，滿眼紛紛；或含笑悲啼，情形種種。

想起人話陰間光景，此處想必無疑。問官差：「此是何方？」

官差答曰：「此是你結局之處。」（真妙語）砒霜鉢愈見愈傷心，方知牽我者原是鬼差，哭唔願行，坐在地上放側眠，淫蠻撒潑。鬼差喝曰：「你起唔起？」砒霜鉢曰：「我願死不願行。」鬼差笑曰：「你尚估係生人麼？你真正係唔行？」砒霜鉢垂頭閉目，總不答聲，鬼差遂抽住一隻腳，隨拖隨走，拖得砒霜鉢手脚撒開，頭披髻散，大聲亂喊：「我願行咯！唔好拖得我咁淒涼咯！」（情景極有趣）鬼差不由分說，苦苦盡力拖起勢走，只管拖，只管罵，話：「唔怕你撒潑，唔怕你力蠻，你到來惡得過我？你話唔怕雷公，乜要怕我呢！」（砒霜鉢一生唔曾被人丟過罵，今到此處盡地丟清，好似惡人到官，研了一毫氣勢）砒霜鉢曰：「差老爺，我研犯你呀！為何將我咁作賤呢？」（好之你又作賤家婆）鬼差曰：「重有得過你賤，你估咁樣就罷了麼？你都唔知利害。」引動得來往之鬼都笑，連一班牛頭馬面鬼卒亦笑起來，笑其拖得有趣也。有一相識之鬼來講情，方歇手唔拖，任其起身行走。

去到一間大宮殿，企在門外。聞知殿內呼喝聲，官差擠擁，忽牽入內，有一個判官唱名：「不孝婦鄔門梁氏到案。」砒霜鉢即跪在地上，閻王曰：「你係金陵大城南門外部家治之妻，係你嗎？」砒霜鉢曰：「正是不差。」王曰：「有人告你。」

砒霜鉢回頭，望見盲家婆跪在一旁，王曰：「你勒死家婆，係你一人，抑或有別人幫手呢？」砒霜鉢想：「此事難推過新婦，況且家婆在後，不能誣賴於人。」遂直認曰：「小婦人一時淺見，將家婆勒死，係我一人，並無幫手。（有時勒死只狗都要兩人，勒死家婆，獨力可能做得，都是本事）今知罪過，悔恨難追，總係望王爺格外施恩，大開方便，勿執勿怪。」（記錯拜神之時，拋係唔轉）王拍案大罵曰：「你個賤婦人，好生大膽！將家婆勒死，不知罪大通天，在陽間律例，應當碎副凌遲，在陰間律例，要打落酆都地獄，受苦五百年，變過豬狗畜生，方成人類。但係陰間受苦，陽世唔知，我今發你還陽，將此事轉傳於人，世上多一人知，免你地下多受一日之苦。你丈夫郎家治平日夫綱不振，容縱其妻，任由老婆刻薄老母，（世間每有此等人咁蠢才不中用）生前既不能發覺，死後又不能代老母報仇，在陰間罪案應當處斬。」砒霜鉢曰：「小婦人不孝，未曾入過學堂，（男子學堂亦有人，仍忤逆父母）頭戴膏油，不知不識，（何以曉得罵家婆做老狗？呢）原望丈夫教導。因丈夫毫無管束，是以犯此天條，（係丈夫叫你勒家婆嗎）望王爺准我投胎轉世，另行孝義，以補前非。」王曰：「今生事做不了，何論來生！（真爽快直捷）你一生壞在個把嘴，牙尖齒利，造是生非，如今在我面前，尚敢支離辯駁，沉在陽間咒罵，重了得麼？」命小鬼將亞婦掌一百嘴巴，砒霜鉢大哭嗚嗚，打得個嘴歪左歪右，（砒霜鉢想扭歪家婆嘴，誰知自己之嘴重歪得多）口唇都長多一寸，唔敢出聲。判官看見，以袖掩口，側面亦忍笑不住，笑其想賣口乖而受打也。砒霜鉢拭乾眼淚，又想開聲向王爺求情，王曰：「不用多言。」著小卒帶他還陽而去。

鬼卒又帶他一路行，一路走，砒霜鉢曰：「差老爺，我如今魂飛膽碎，嚇破心肝，（你本來研心肝用何被他嚇得破）精神困極，腳骨軟了，（家婆條頸先軟了）容我一坐，做得唔呢？」

鬼差曰：「你慌研得過你坐麼？五百年地獄在，你慢慢坐到厭都做得咯。（個只鬼講說話，說得咁尖利，凶重門係過砒霜鉢）你願行即行，你唔肯行又照先時咁樣拖你只腳。」砒霜鉢曰：「唔好咯！我怕你咯！我情願快的走咯。」

一陣間，歸到屋內，被鬼差一推而醒，大嚇一驚，週身冷汗出來，牀中被褥濕透，自怨歎曰：「該死、該死！就係一死都未能了局呀！婆婆呀，乜你唔解生，等我奉事下呀！」（你奉事得多，但心亦足咯）一夜，暗中流淚，以手自己打頭，總之，怨錯天光。後新婦入房來，叫洗面，唔願起身，新婦問其何故，砒霜鉢曰：「我牙痛，牙肉腫，大約有牙蟲都唔定咯。」新婦曰：「我試睇下。」砒霜鉢搖手曰：「駛七睇呀！我尚下痛到死咯！」新婦走埋牀，展開一望，果見腮頰兩邊，皮肉浮高，面似豬頭咁大，唇又長，眼又深，口旁之處但現瘀黑色，好似打痕。新婦暗驚奇怪，遂問曰：「今朝另外煲過白米頭，局的好臘鴨，與你食，著唔著呀？」砒霜鉢曰：「唔食得咯！粥水都唔輕易飲得啖咯！」竟然眠在牀上，餓了三日。（家婆飽死，佢怕餓死）忽然身中生得無數瘡仔，上生至頭，下生至腳，連到手指、腳趾、頸喉、耳鼻，處處皆然。

週身黃膿白泡，藥敷數之，連肉都卸落地，醫家無計可施。惟背後一瘡更大，漸爛漸闊，穿了一個大孔，似巖洞之深，望見肚內，心肝脾肺俱現藍黑色，（其心更黑幾倍）名醫家不能識其證。醫家曰：「書有載講，惡聲大瘡，唔有見過毒得咁淒涼。」（此醫家看外科書，不過曉得一半，知佢毒瘡，唔知佢惡呀）砒霜鉢曰：「我一世好心，（更兼好口）唔知點解生得個咁樣病，總之係前世唔修咯！」（今世是真）新婦向側面，掩口暗笑，知道係勒死家婆證也。醫家無法，只以大油紙鋪住，好似鑼鼓一樣，免受生風。（唔似得縐紗帶束住可更好）鄰裡來問病，不敢望其背，因有一婦見之，被嚇一驚，歸家成玻醫家告退，砒霜鉢叫苦連天，痛了幾十日，胸似似火，骨節似刀切，喉極乾，頸極腫，（家婆死時有咁腫）如坐火炕，如睡筋牀。

（即是生前大地獄）想拜天，手唔拜得，想跪地，膝唔跪得。

（重咁神心麼）一日，痛到極處，叫新婦到牀前，細氣低聲曰：（罵家婆個陣時得咁大聲）「亞嫂呀，我一生唔好願，唔肯饒讓人。（你唔饒讓人，鬼神唔饒讓你）因被你太婆罵了一番，就懷恨在心，將他害死。我以為人唔知，鬼唔見，可以安然無事，點估到地下真有閻王呀！被灶君奏天，婆婆又告發。」前者勾我魂落陰間，與你太婆對審一堂，曾經招認了案。閻王說要我坐五百年地獄。你家公因聽妻言之過，都要斬首遭刑。我今死去，地獄之罪斷不能辭，未知你家公將來如何結果？（都係酸果苦果，唔係甜果咯）我死之後，不妨傳與人知，或者減我罪過一二。」遂將閻王所判斷說話，逐一講與新婦知之。新婦聽聞，吐出舌，驚曰：「真有陰司，怪不得婆婆咁樣病咯。」

砒霜鉢大叫數聲：（家婆死唔出得聲，砒霜鉢死可能出得聲，而且大聲）「我苦呀！」叫三日，四體裂而死。其子歸來葬埋。

一月後，鄔家治枕骨後生一大瘡，歸家調理，漸生漸闊，生了兩三個月，通條頸俱闊完。一日坐牀，只顧低頭，不覺大啊一

聲，頭跌落地。（其聲與大芋頭在房上跌落地下相似）新婦方知閻王話要處斬，即斷頭瘡也。其子又殯葬畢。

約半年之後，一日有鄰裡三五婦人，來到鄔家治之屋，與其新婦韓氏共坐閒談。一婦人講起砒霜鉢一世忤逆家婆，毒心毒口，唔怪得咁樣死法，亦理所當然。獨至其夫鄔家治，一生柔順，（順老婆）並無得罪於人，何以咁樣死？唔通天眼半明半暗，只開只閉，（講得好新樣）亦未可知。計起番來，做醜人不宜，做好人亦無益也。」韓氏曰：「我話天眼明過鏡，總係人唔知。」眾問何故，韓氏曰：「我太婆唔係飽死，係我惡家婆將他勒死。」眾大驚曰：「此犯天條大惡，為何不出聲？」

韓氏曰：「極之難講。家婆吩咐，話我出聲，先將我害死，所以不敢呀。其後佢魂落陰間，閻王審判，要佢落地獄，我家公要斬頭，所以咁樣古怪。此等說話，係我家婆痛到將死時，講與我知，故此知其端的。」婦曰：「唔怪得咯，死都唔好。可惜佢咯，連你家公都係蠢才，一世陰陰濕濕，有的丈夫男子氣。我有一次人來你屋，見砒霜鉢咒罵盲家婆，你個家公只曉得坐住竹椅，拈煙筒食煙，總不出一言、喝一句。所以容縱砒霜鉢，惡得咁淒涼呀！至到盲老母，六七十歲人，遇時受苦。應承做仔，有咁研本心，話曉發財，又話去幾遠地方，一間屋內，好似倒麻藍紗叫亂，講乜本事呢？叫做鄔家治，都唔治得一個老婆，重想治一家？個的都唔係叫做男子佬，實係叫做老婆奴。」

又一婦笑曰：「你老公唔聽你說話麼？」其婦答曰：「我老公冇咁蠢才，話著佢老母唔好，就好似打崩佢頭咁樣痛咯，有的好食物，要先敬佢老母，然後中佢意。（天地間男生一等奇男子出來顯與眾看）我雖然係丑稟，都唔敢得罪佢老母一句。你話我老公奇唔奇呢？你估比同鄰家家治咁衰麼？歸來伏在老婆裙頭下，要聽老婆聲氣，自己唔做得主意，個的重係叫做人？」

又有一婦答曰：「我地研命水，嫁得個老公，總唔聽我說話。」

前婦曰：「聽你話，實好麼？鄔家治聽老婆話，好之衰生個樣？」有一老婦曰：「看如何聽法，勸唔好嫖，唔好賭，唔好吹鴉片，要顧身，要顧家，個的說話，俱要聽。若只曉得派翁姑不是，叔伯不是，做男子就唔著聽咯。」眾婦曰：「究竟二叔婆講來有理，唔怪得二叔公一世都聽你說話。」各人大笑而散。自此，砒霜鉢之事漸傳出來，遠播於眾。

惡逆婦大痛大苦幾十日，然後四體裂開，死慘過凌遲碎剮矣。不孝子生斷頭瘡而死，慘過斬首正法矣。

天不言而報應，真可畏也。然天豈欲如此多事哉？無奈大逆不孝者自作孽何！

茅寮訓子

清朝滿州之官，並無姓氏，只以名為姓焉。康熙年間，滿州有一人，叫做同貞，為官做到官詹之職。同貞有結髮之妻，生了三子。不幸中年妻死，續娶填房一個汪氏，一分美貌聰明，係旗下人家女也。汪氏歸來，持家極有禮法。厚待丈夫三子，意極仁慈，作如自己所生，無分別也。同貞性氣剛直，遇事不合，便忿忿不平。後因一件案情辦得太烈，致朝臣執奏，削職抄家，產物一空，漸成貧困。汪氏極力撐持，幫助其夫用度。

同貞不以失官為意，貧淡順其自然。

未幾，同貞死，汪氏哭絕，痛不欲生，水漿不肯入口，決意同亡。既而覆想一下：「敢死易，養仔難，連自己死埋，個班仔向誰倚賴？況且先夫臨死，曾經吩咐牀前，要我撫養諸兒，不可置之度外。若使自尋短見，夫在九泉之下，依然緊皺雙眉。」

左想右思，死去亦難，不死亦苦，人生天地，不怕做辛苦事，還期苦盡甘來。於是立硬心腸，咬牙抵住，勉強起立，打點殯葬事宜，受痛含悲，難向諸兒解說。三子只知啼餓，誰憐寡母腸斷魂離，哭淚難乾？惟有叫夫知道而已。

其時，汪氏守寡，年僅廿二歲也。家既貧，無人照顧一二，備極艱辛。惟望三子學問能成，方有生路。勉強請一個先生來教三子，將所住之屋，截出一半做書館。典當衣服首飾，備買紙筆，與及經書。先生金其價亦廉，而飲食供奉之情極盡誠敬。捱了一年，而貧更甚，漸不能當。想叫三子出外從師，難供費用，於是自己教訓。手勤紡績，口授經書，三子企立一旁，眼觀耳聽。有時天寒冰凍，燈光如豆，火不成紅，而冷雨淒風破窗亂打，猶執諸兒之手，指向卷上，字句分明，而哽咽一聲，不禁淚流滿面者矣。諸子旁侍亦泣，於是掩卷收燈，回牀而睡。

枕孤被爛，破席零星，猶囑諸兒，各於牀上唸書，沉吟覆記。

僅到五更，叫諸兒復起誦讀，而汪氏已離牀開卷矣。及後，並無錢賃屋，無處棲身，因賃一空地，篷結茅寮，母子居祝或早朝無米煮，近晚食粥一餐，教三子奮志讀書，要作好人，以承祖父之志。三子若有懶惰，散步遊行，汪氏則啼哭呼天，自怨自責。三子恐懼，即時跪在母前，認了不是，願自後遵從母教，不敢荒疏。汪氏然後收淚止啼，方肯飲食。三個仔兄弟相勸，你勸我、我勸你，務要發奮做起人來，以慰老母之德。由是真正用功，苦心習練。每朝清晨到老母面前，拜了三拜，然後虛心下氣，企在於旁，以聽老母吩咐，若無別話，各去攻書。

至康熙癸丑科，大仔叫做逢泰，細仔叫做滿保，兩個中了舉人。申戌科，逢泰中進士，點翰林。庚辰科，滿保中進士，點翰林。丙戌科，第二仔叫做元旦，亦中了舉人。三子皆登科甲。康熙三十六年冬月，第三仔滿保升去福建做撫台。康熙四十年，滿保又升福建浙江做兩省總督。此時老母汪氏做了太夫人矣，隨任在衙門享福，凡地方有關於大利大害者，時時問及其子，滿保亦虛心稟告，與太夫人斟酌，而力行之。康熙五十六年，大仔逢泰出身去陝西，做欽差學院大人，太夫人教以「公明」兩字，逢泰謹遵母教。康熙六十年五月，太夫人身中染病，滿保小心奉事，五更早起，即往牀前問安，藥湯茶飯，定必自己親手捧向母前，勸其飲食，從旁企住，等候太夫人飲完食完，再問可否，然後告退。時值福建台灣朱一貴招聚匪徒作亂，至數十萬賊攻破城池。滿保奉旨征打台灣，起程既去，過了重洋。太夫人修書寄滿保云：「兒乃盡力出征，不必以老母為念，你母親今好了，飲得食得，你不必憂，務宜一戰功成，以報朝廷之望。」其實太夫人身猶有病也。及六月，台灣征平文書報到，太夫人喜動顏色，焚香稟告天地，叩謝神恩。謂家人曰：「台灣平，地方寧，社稷無疆土之憂。兒能了此事，我安樂矣。」閏六月十三日卒，死時光氣滿容，清風拂拂，雖大暑時候，而一室生涼，若有冰霜之象。見者皆稱爽朗，共以為奇。

考太夫人汪氏之品格也，其貌美而正，其氣清而靜，其心切而平，其志堅而苦。當年少也，不施脂粉，至憎賣弄風情。

及隨任也，不看戲景，至惱遊行散蕩。教媳婦習禮，待婢女極慈，嘗謂新婦曰：「婦女讀書識字，原是有用之人，至為好事。若不習禮義，不重名節，就讀千萬卷，終何用哉？只知學吟詩，學作對，要人稱做才女，便自滿足，而於大道理不曉一分，居家庭亦無好處，所謂枉讀詩書，亦無謂也。更有等婦女，生來庸俗，以正經書卷唔看得入眼，正經道理唔動得人心，專愛看邪書、小說、歌曲、淫詞，自號風流，以為瀟灑，誰不知滿紙邪氣，滿眼淫情，日夕流連，心神變動，日久不覺流於下賤，誤入迷途者有矣。故好插花搽粉者，惹人邪意也，好行游看戲者，自起浮情也。故為婦女，無論聰明愚拙，富貴貧難，總要存一片真心，一點正氣，然後生居世上，不在為人，天必之，而鬼神亦敬之矣。」其教媳婦之道如此，子孫傳為家訓，故其家多正靜焉。太夫人享年七十二，眾稱其福祿壽全。

汪氏守寡之時，年廿二歲，生得聰明秀麗，何憂無別處棲身？況前頭仔三個又非自己親生，苦樂奚堪？

在他人多有不安於其室矣。汪氏之心，無分彼此，三子非他，係丈夫之子也，愛丈夫而不愛其子，丈夫豈能安乎？惟看得丈夫真，然後愛得三子切。一班幼小，只曉得嚶嚶啼餓，何知母氏傷懷？吾想此時媒人婆、竹筍智，紛紛來到，勸其改嫁者不少矣。汪氏以安於受苦抵之鐵石心肝，終難轉動。獨是一貧如洗，無米難炊，忍餓抵饑，淒涼多少？汪氏立定主意，只思教子成名，苦讀寒窗。知嚴師原是慈母，茅寮斗大，有玉堂金馬之人。辛苦十年，一生富貴，子宮，總督，自己封一品太夫人，所謂苦盡甘來，竟如所望。世間亦有青年而守寡者，其困苦亦有相同，有教子之心，未必有如是之真、如是之切矣。何況非自己所出，原係前頭仔者。誠即自己所生，亦不過寶之愛之，如掌上之珠，作心頭之血，只憂他唔養得大，唔高得快。

有的好食讓他食之，有的好著讓他著之，斷不肯打一棍、罵一言，如雞之護雛，牛之引仔，只恐相離相失，而不知有嚴束之道

焉。又安肯治其子用苦功，捱苦境，苦心習練，苦忘琢磨也哉？所以寡婦之子，每多學壞，至不成人，其母有以縱之也。又有守寡之婦，飽衣足食，度日寬容正直，矢志堅貞，起居清淨，修善修德，愛己愛人，將來德蔭兒孫，魂歸樂國，堪稱賢婦，謂之能人。而乃有浮蕩之氣不收，懶惰之情日縱，待人無禮，治己無方，以賭博為奇，以遊行為樂，不和於眾，不合於家，或太驕奢，或太吝惜，雖稱守節之名，而不知所謂守者，謹守規模也。所謂節者，行為節度也。失其真實，所以受人彈、受人笑者亦有之。若汪氏太夫人，可為守節中之表表特出者矣。